



禾林小说

HARLEQUIN

一世情缘系列

现代出版社

圣诞不了情

The Littlest Matchmaker
CARLA CASSIDY

卡拉·卡希迪 著
陈菊君 译



鬼屋拍档

Wedded Spouse
HER ALLISON

希瑟·艾莉森 著
赖小婵 译



一世情缘系列

圣诞不了情

THE LITTLEST MATCHMAKER

鬼屋拍档

HAUNTED SPOUSE

禾林®

现代出版社

图字:01—97—1419 01—97—142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诞不了情/鬼屋拍档(加拿大)卡希迪(Cassidy, C.)等著;陈菊君等译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 1997.8 ISBN 7-80028-388-7

I. 圣… II. ①卡…②陈… III. 中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 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7)第11385号

一世情缘 系列

圣诞不了情

The Littlest Matchmaker

原著:卡拉·卡希迪

译者:陈菊君

鬼屋拍档

Haunted Spouse

原著:希瑟·艾莉森

译者:赖小瑾

出版:现代出版社 禾林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

(北京安外 安华里 504号 邮编 100011)

责任编辑:张俊国

印刷: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开本:787×1092 1/32 9印张

版次:1997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5000册

Harlequin® 禾林及 Joe's Device(诸角图样)商
标为加拿大商利奎恩有限公司注册所有。

非经著作权人同意,任何人不得重制、抄袭或转载
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、或为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
为。

本书情节、人物皆属虚构,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。

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
Harlequin Enterprises BV

书号:ISBN7-80028-388-7/1·091

定价:10.00元

圣诞不了情

THE LITTLEST MATCHMAKER

作者: Carla Cassidy

卡拉·卡希迪

译者: 陈菊君

梦魂中 你小小的脸蛋上写满了妈妈
滚滚泪珠哪能洗去我的朝思暮想
爱女亲亲 我盼这梦境有始就没个终
要不然 满心拥抱梦醒后就只留个空

圣诞是人们专为温馨订做的礼服
温馨是上天专为天使装点的笑颜
天使是每个妈妈心中爱女的化身
爱女长相伴 每天都在过圣诞

(康黎雅)

主要人物

康黎雅：25岁，金发、棕眸，从事会计工作，婚姻生活颇为曲折困顿。

凌克理：黑发、蓝眸，乐善好施的企业家，“北极”之主人，喜爱与孩子相处。

楚梅蓓：自克理父母时代起就在凌家担任管家，视克理为己出。

罗医师：退休兽医，协助克理照顾动物。

蓝棠默：黎雅之前夫，在黎雅怀孕4个月时即不告而别，杳无音讯。

康俐芙：小名小芙，黎雅之女，5岁时车祸身亡。

1

“孩子，怎么啦？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呢？”

小女孩朝着这低沉、悦耳的声音转过头去，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承担着一个5岁孩子所能理解的哀伤。

“我妈妈心情不好，”她咬着下唇，“她不再开怀大笑，甚至不再微笑，所以我也很伤心。”她望向声音传来之处，“我们能想办法让她重新快乐起来吗？我们能做些什么吗？”

“你认为要怎样才能让她快乐呢？”

她蹙起小小的眉头，尽她所能地集中精神想着。花？妈妈一向爱花，但是一大把漂亮的花不见得能令她高兴起来，应该有些更好的东西。她的眉头打结了。一只小狗狗？不行，妈妈不喜欢小狗狗。一根有巧克力夹心的棒棒糖？不，那也不对呀！那么，要什么东西呢？

她突然灵光一现，并忍不住露出了微笑。对呀！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？

“那就是你想要的？”那低沉的声音以溺爱的语气问。

小女孩热切地点点头，笑得更开心了。是啊，

这正是她所要的，实在是太完美了。她知道圣诞老人和圣诞节一定会让妈妈重展欢颜的！

第一片厚厚的雪花落在挡风玻璃上时，康黎雅并不感到惊惶。本来嘛，12月中旬到科罗拉多山区来，就该期待有些风雪的。

但等到雪花变成闪亮的冰晶时，她开始不安了。大块的冰晶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滚动、撞击了好几分钟，即使车窗紧闭，她还是听得见冰晶撞击挡风玻璃后重重的落地声。

“这下可好！”她喃喃自语，同时紧紧抓住方向盘。路面也结冰了，于是她放慢车速，换到低档。在这样的路况下开车实在危险。

她蹙眉瞄了一眼时速表。以这种时速，至少还要4个小时，才能到达朋友在山上的小别墅。她耳边响起凯西的警告。

“你知道，每年这个时节的气候是最不可捉摸的，特别是在山区。”凯西极不情愿地把山上木屋的钥匙交给黎雅。“你不能把休假延到春天吗？”

可是黎雅心意已决，她已经累积了整年度的假期，希望在这段期间上山独处两周。她必须远离丹佛市，尤其是今天早上，她更迫不及待地想离开。

这种窒息的感觉早自感恩节就有了。每年市内的圣诞灯点亮后，大街小巷的应景装饰就开始

令她不安。

黎雅紧抓着方向盘。挡风玻璃上开始出现薄薄的冰晶，包住了刮冰器。当汽车颠颠簸簸地爬上山路时，她放松了油门。

“感谢上帝，我换了新的雪胎。”冷风似乎自每一个缝隙钻进车内，但刮冰器规律的飕飕声使她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些。而且在凯西的山居小屋里，也绝不会有五彩缤纷的圣诞装饰物提醒她圣诞节是欢乐的日子。

她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去年今日和现在的情况是多么不同：那时候她欢欣地迎接圣诞节的来临，客厅里的圣诞树也点缀好了，任何人走进来都可以看见。圣诞节的喜悦气氛不仅弥漫着屋内，也盈满在黎雅心中。但是现在欢乐已不复存在……

她无法再沉湎于过去了，悲伤会使她丧失心智的。黎雅拒绝再想圣诞节，甚至希望终此一生不再有圣诞假期的存在。她眨着眼以摒除眼眶里的泪水，等视线比较清楚了，黎雅伸出手打开收音机。

车内充斥着摇滚乐，她想以歌曲代替脑中的杂乱思绪。

至少她可以在小木屋里找到宁静，只要关上小木屋的门，就不用面对圣诞节。等她回到丹佛市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另一个年度了。这想法令她稍感释然，她踩着油门，急着想赶到山上的小屋。

半个小时后，黎雅开始环顾四周，希望能找个地方躲避风雪。风雪愈来愈大，强风吹得小汽车摇摇晃晃。此刻视线极差，已看不见路面了，大地覆上了一层冰雪。

我只要开慢点就可以了，至少车还在向前移动。当黎雅开到一个陡坡顶端，看到另一面是条陡直的下坡路时，她立即抓紧方向盘，不时踩着煞车，免得汽车下滑太快。路的一侧是峭壁，稍有疏忽就会造成致命的意外；路的另一侧虽较平坦，但却是一丛丛的冬青树，实在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让车子通过。

刚开始时，黎雅还觉得很容易控制。加油，你可以做到的，她勉励着自己，并轻踩煞车以控制车速。等到了半山腰时，黎雅察觉到车速失控了，她用力踩煞车，但车速毫无慢下来的迹象。

汽车失控了，黎雅反而没什么感觉。她知道把煞车踩死会造成车身猛烈地打转，而这条路也毫无回旋的余地。她咬着下唇，紧握方向盘，连手指的关节都发白了。她得想办法停止不滑才行，而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办到。

下定决心后，她便找个树丛较稀疏的地方，在决定好最佳位置时，立即扭转方向盘，使车身右转。汽车停了一会儿，再往前滑了3公尺左右，然后向右滑去。

一连串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响起，黎雅的头一

阵剧痛……接下来是一片黑暗。

小女孩皱着眉头轻呼道：“噢——噢！”她可不想让妈妈发生这种事，这完全不符合她的想象。“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”小女孩抬头问道。

低沉的声音传来，“别害怕，小可爱。只要注意看，只要注意看，相信我！”

凌克理快到山顶时，一面使马儿减缓速度，一面拉紧自己的厚外套。他驾着雪车出来做测试，没料到暴风雪这么快就袭来；早知如此，出门前应先加条羊毛围巾的。

雪车的铃铛声很悦耳，打破了周遭的沉寂。马儿边跑边喷着气，他们呼出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层雾气。

克理的胡须覆盖着白雪和细冰，双颊则因风雪不断打在脸上而泛红。大地很快就会一片雪白，跟明信片上的雪景一样。这对他的生意大有帮助。

虽然梅蓓会抱怨地板上的溶雪和泥浆，但来参观的孩子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如果“北极”没有雪，又怎能称之为“北极”呢？

来到山顶，注意到四周的冬青树都因积雪太重而垂下枝叶，一片白茫茫地，好像整个大地都分不出层次了。

突然，克理见到山麓下的树从中似乎有红色金属片的闪光。那是……但他的视线因纷乱的雪

花而看不清。

待他走近，才发现红色金属片是车尾的一角，他的心开始狂跳，那辆车整个车头都撞烂了！

“噢！”克理拉了一下缰绳，使雪车停下来，然后一跃而下，他的靴子很快便沉入厚厚的积雪中。

他向汽车前进时，他的心跳几乎少了一拍，有个人软瘫在方向盘上！克理听见破裂的冷却器发出热气的嘶声。意外似乎才发生不久，他纳闷自己为什么没听见任何声音，那时候他一定正在山的另一面。

克理打开车门，车子发出金属互相摩擦的声音。驾驶者显然是位女性，而且还受了伤，他不知如何是好？

他犹豫不决地站在汽车旁，不是听说千万别移动伤者吗？因为她可能有内伤，或是脊椎骨受伤……他可能会帮了倒忙。但如果不把这金发女子弄出车外，她又怎能得救？在这大雪直落的寒冬，不可能再有其他人经过这儿了。

在酷寒之下，暴露荒野的她很快便会冻死！于是克理脱下一只手套，轻轻抬起她的头，同时摸着她的脉搏。还好，脉搏跳动得还很强，她还活着。

克理轻轻地把她的头放下，但突然看见她前额一大片的红肿，又令他担忧起来。他看看挡风玻璃有个蛛网般的裂缝，显然就是她撞到头的地

方。

他注意到这女子非常美丽：金色及肩的长发，睫毛好长、好密……眼眸的颜色当然看不见，因为她双眼是紧闭的。克理伸手轻触她裹在牛仔裤里的双腿，确定没有骨折后，便小心地将她抱出车外。

她在他怀中呻吟，但仍未张开眼，也没有恢复知觉的迹象。克理看见这女郎深蓝色的皮包还在车座上，为了查出她的身分，他也抓起了皮包，然后快速地回到雪车上。

马儿不耐地喷着气，跺着脚。克理将女郎放到车上，然后以毛毯将她盖好。这次还真要感谢梅蓓呢，她总是坚持他驾雪车出来时要带着毛毯。

“孩子们，耐心点，”他安慰着马儿，同时用毛毯仔细地包裹住他的乘客。克理再一次惊讶于这女郎的美丽，她看起来就像个天使，不过就是太苍白了……

克理仰望着天空，这场风雪至少还要持续好几个小时，现在得立刻将她送到暖和的地方才行。他跳上雪车，驱着马儿离去。

离这里最近的医院还在 30 公里外，所以克理只能带她去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他的家，他在“北极”的家。

铃声！这是黎雅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个想法。她

蹙着眉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铃声从何而来？铃声意味着什么？她又在哪里？发生了什么事？

汽车……她在车里疯狂地往下冲……她撞车了？她死了？

黎雅倏地睁开眼：一个雪白、酷寒、无可辨识的世界，雪花不断飘落在她脸上。她想坐起来，但一阵恶心令她忍不住呻吟，接着是剧烈的头痛。

“没事了，别动，”有个低沉的声音向她说。

黎雅挣扎着往四周看，她在雪车上！“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我在哪儿？”她以虚弱的口气问道。

“你发生车祸了。我会帮助你的，没事了。”

她转过头，看着驾驶雪车的人。车祸？没错，她一定撞到头了，但她又怎么会到雪车上来的？这雪车驾驶人又是谁呢？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她还活着。但黎雅并未因此而欣喜，反倒感觉一阵无可奈何的疲倦。

她轻抚着自己的前额，感到某个地方好像很软，她痛得缩了一下身子。

“拜托，躺着别动。几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到暖和的屋内了。”雪车的驾驶人转过头来向她笑道。

黎雅瞪着那人：粗浓的白眉毛下有双湛蓝的双眸；脸的下半部全部被白胡须遮住；他的眼神温柔、慈祥，令人有安全感，但她却感到心一惊，几乎快窒息了！她一定是死了！她已经死了，正在通往地狱的路上。

或者，这只是个噩梦？不然就是头撞得太厉害所产生的幻觉。黎雅突然理解到自己所听见的铃声是雪车的铃铛声。

她闭上眼，忍住几乎要发出的大笑。如果她大笑，随之而来的必是止不住的泪水。这一切实在太疯狂了！而且完全没道理！

她从丹佛市一路来到这儿，为了就是逃避假期的愉悦气氛，逃避有关圣诞的一切记忆。是啊，自己不是在逃避圣诞节吗？结果却撞烂了自己的汽车，而且还被圣诞老人所救！

2

黎雅一睁开眼便又立刻闭上，太阳的强光使她头痛欲裂，她伸手扶住头。

轻微的脑震荡。昨夜那怪异的白发老人是这么说的。但她完全不觉得有脑震荡的症状，反倒像是刚经历了脑部切除手术。

黎雅蹙眉，试着回想所发生的事。但她一直在昏迷中，实在记不得了，只模糊记得好像有个白发的老妇人，有着慈祥的蓝眼睛，浑身散发着紫罗兰的气息。她很好心地帮黎雅脱掉牛仔裤和上衣，换上宽大的睡衣。当时她太累了，而且伤得太重，无法提出抗议。好像还有个男人，就是那个驾雪车的人。突然一阵疼痛袭来，又令她皱眉。

黎雅再度睁开眼，环视她所睡的房间。她显然不在医院里，这是哪里？

她凝视着窗外，发现刚才的强光并不是阳光，而是落雪所发出的一种特殊光线。雪还在飘，她可以看见层层雪花舞动着。

黎雅忽然看到远处冬青树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她挣扎着坐起来，然后不顾脑中如雷的响声

倾身向前，想看看窗外的东西是什么。一头麋鹿？她正想看个清楚，然后又见到一对巨大的角。不是麋鹿。那东西看来像……像是驯鹿。

黎雅闭上眼倒回床上，脑中立刻出现了那个前夜救她的人，圣诞老人……雪车……她又摸摸前额，怀疑自己是不是神智不清。

她在哪？这是什么地方？

卧房门开了，她立刻转身，一位卷发的老妇人走进来。“噢！太好了，你醒了。”妇人的微笑加深了脸上的皱纹。她很同情地对黎雅说：“你额头上有个大包呢！可怜的孩子，你撞得太厉害了。我是楚梅蓓，你是……”

“黎雅，康黎雅。”她边说边挣扎着坐起来，“我在哪儿？”

梅蓓赶紧上前帮她在身后垫了一个枕头：“噢！你的运气真好，若不是克理昨天发现了你，你早就冻死了。这是他的地方——‘北极’。”

她的头又开始晕眩了：“‘北极’？我们已经不在科罗拉多州了吗？”

梅蓓的笑声真像银铃：“噢！天哪，我把你搞糊涂了，是吧？这不是真正的北极，我们还在科罗拉多州。事实上，这儿离你撞车的地方不远。”

“我的车？”黎雅突然记起自己为什么被带到这儿来。她试着挪动双腿，但立刻又停住了。

“好了；好了，”梅蓓一面叫着一面让黎雅躺

下，替她盖好毯子，“你还不能起床，罗医师说你至少得在床上待一两天才能复原。”

“但我不能留在这儿，”黎雅虚弱地反对，她不认识这些人，也不确定这是哪里……她想叫、想逃跑，想赶到凯西的小木屋中避世独处。

“你当然要留在这儿，”梅蓓坚定地表示，“反正这一两天你什么也不能做。大风雪还没停呢，你在这儿比较安全。”

黎雅疲惫地点点头，她无力抗争，况且头痛欲裂，也无法思考。一切都等身体好一些再说吧！

也许睡一觉后，头脑就会清楚多了，她轻轻叹息着闭上眼睛。

黎雅醒来时，室内光线微弱，外头还在下雪，天空灰蒙蒙的。

她静静躺着没动，好一会儿后才试着挪动头部。谢天谢地，痛楚已消失了，只是头还是很沉重。

她稍稍抬起头四下张望，惊觉到屋角的摇椅上坐着一个男人，黎雅立刻躺下装睡，但脑中不断想着：他是谁？他好像不是那个带自己来这里的大胡子。

她睁开一眼偷瞄着那个男人……这张脸是一样的，但是白胡须呢？现在他的眉和须都是黑的！是他驾雪车救了她吗？